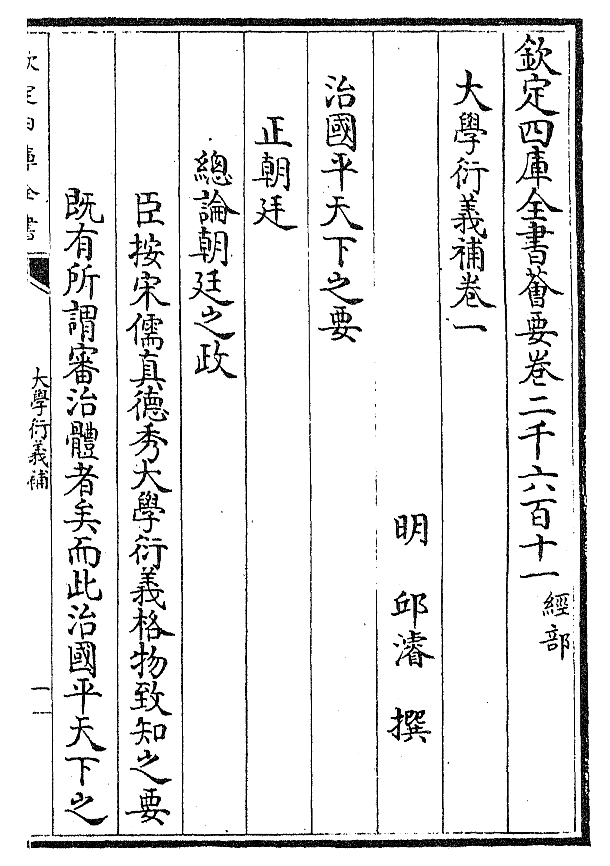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

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

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葢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葢必知于前而後能行于後後之行者即所以實其前之知者也理與事知與行其實互相資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于上地則隤然于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郭雍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寳也大寳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寳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寳也

蘇轍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

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于此矣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葢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葢有在矣

吳澂曰生生不已者天下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為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茍或但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

生故位為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
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極崇高而至貴重天下臣民
莫不尊戴譬則至大之寶也人君居聖人大寶之
位當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
使之得所生聚然後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
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養而後可以聚之又在乎
生天下之財使百物足以給其用有以為聚居衣

食之資而無離散失所之患則吾大寶之位可以長保而有之矣然有財而不能理則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謂理財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奪各用其用而無有虧欠則財得其理而聚矣所謂正辭者辨其名實明其等級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別上上下下而無有混淆則辭得其順而正矣既理財正辭而民有趨于利而背于義者又必憲法令致刑罰以禁之使其于財也彼此

有無之間不得以非義相侵奪其于辭也名號稱謂之際不得以非義相紊亂與凡貴賤長幼多寡取予之類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則所謂義也吁聖人體天地生生之仁盡教養斯民之義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謂易之事業盡于此三言者臣愚以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師之位所以體天地而施仁立義以守其位者誠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謹載大易此言于總論朝廷之政之首以為大寶之獻

書舜典詢（謀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闢（開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朱熹曰（書傳雖蔡沈作然二典禹謨皆其師朱熹是正今倣真氏讀書記標其師名）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東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見聞不周人不能盡識也事不能盡知也故必擇大臣

而信任之俾其蒐訪人才疏通壅蔽時加詢謀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謂壅蔽者賢才無路以自達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賢才無路以自達則國家政事無與共理天下人民無與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則民間利病無由而知官吏臧否無由而聞天下日趨于亂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

賢為賀楊國忠為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吏以捷聞此後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明效也遂致天寶之亂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竊以謂治亂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諺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姦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豈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則凡布列之在近見聞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況夫疎

遠之側微遐僻之幽隱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難矣噫帝舜此四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藥石也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也）庸（事也）熙（廣也）帝（堯也）之載（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職）亮（明也）采（庶事）惠（順成）疇（庶類）僉（衆也）曰伯禹作司空（僉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司空之事）惟時懋（勉也）哉（勉以宅百揆之事）

帝曰棄（姓姬氏）黎民阻（厄也）飢汝后稷（田正官）播（布也）時百穀

帝曰契姓子氏百姓不親不相親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敬其事也敷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在寬謂寬裕以待之

帝曰臯陶亦臣名蠻夷猾亂也夏華夏寇刼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

帝曰疇誰也若順也予工僉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澤藪也艸木鳥獸僉曰益亦臣名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僉曰伯夷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夔臣名命汝典樂教冑子長子

帝曰龍臣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曾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

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若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于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咨者申命

其舊職而已

陳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叙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為而人代之帝舜于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官官必盡其職此帝世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也誠以

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簡在或公庭之僉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廷之政何由而舉政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熈舜之載而曰熈堯之載葢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

堯之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狥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則朝廷之政得人修舉天下之民由是又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為已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豈不有以負祖宗之付託上天之建立哉識治體者尚鑒

于茲

大禹謨虞書嘉善也言罔攸所也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

臣按朝廷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發以為言已有所能也用以

為才言有善否人君則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
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則隨其才而用之不使
有所遺漏于外則凡朝廷之上見于施行者無非
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無非賢俊之士天下其有
不安也哉茍或不然所聞者皆甲冗順㫖之言
之善者以為不善不善者反以為善所用者皆庸
下諂諛之人人之賢者以為不賢不賢者反以為
賢如是則善言不聞賢才遠遁欲事之理民之安

難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廣開言路包容以納之大闢賢門多方以來之雖以帝舜之為君大禹之為臣猶必以此為君臣克艱之效後世君臣可不以之為法則乎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即養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脩德以善其政不過為養民而已誠以民之為民也有血氣之軀不可以無所養有心知之性不可以無所養有血屬之親不可以無所養有衣食之資不可以無所養有用度之費不可以無所養一失其養則無以為生矣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養民凡其所以脩德以為政立政以為治孜孜焉一以養民為務誠以一物不脩則民失一物之用一

物失其用則民所以養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脩水之政以疏鑿脩火之政以鑽灼脩金木之政以鍛鑄刻削脩土穀之政以耕墾播種使民于日用之間得以為生養之具然猶未也又必設學校明倫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足衣食備葢藏以厚其生何者而非養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養民為先務秦漢以來世主但知厲民以養巳而不知立政以養民此其所以治不古

若也歟

洪範箕子所陳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範九疇之次三疇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務農重穀之政二曰貨阜通貨財之政三曰祀報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懲姦之政七曰賓懷柔賓客之政八曰師除殘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史漸曰政莫大于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臣按洪範九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謂食所謂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賔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何哉葢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而已而民之中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興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則上天所以立

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宮闈之事則有之國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鄙之事則有之而顓顓及于農民之事者蓋鮮矣間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為農泛然而施之漫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于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周王建立國都辨方辨別四方正位正祖社朝市之位體國

身有體管國家如經野畫郊野如設官如冢宰司徒之類分職如掌治掌教之類以為民極以為斯民至極之標準

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于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

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葢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于此者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複則是

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
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于尊卑等級之中而
導民于禮樂教化之内銷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歛其
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
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
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
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和萬

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吳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紀萬民則錯綜不遺于經為詳教典者導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擾萬民則馴習不違于安為詳禮典者交好常有以相親統百官而推以諧萬民則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

制正百官而推以均萬民則至公無私而平刑典者

辭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糾萬民則纎悉不

差而詰矣事典者財利常有以相資任百官而推以

生萬民則惠養不窮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統邦國建官府以安民庶所

以綱維于上而頒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

禮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雖有六名合之則歸一

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吁散之有

統操之有要朝廷之政無不舉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冬官亡以元吳澂說補之

鄭氏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職為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為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廸百官又復申明焉蓋天下之事統于朝廷朝廷之政統于六典所謂治所

謂教與夫禮政刑工天下事盡于此矣洪惟我太
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
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蓋得周公之心于千
載之下舉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謂卓冠百王
而足以垂法于萬世矣臣故舉此以為總論朝廷
之政蓋以遵聖祖之制以見今日朝廷為政之大
之要其綱在此也伏願皇上重六部之職簡卿佐
之任以為朝廷出政之本其末用也慎于選擇不

勝任也亟罷之其既任也專于委注能舉職也久任之則隆古之治不難復矣臣不勝惓惓

禮記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臣按禮樂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禮樂之輔古之帝

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則所謂脩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節民之心志有至和之節以和民之聲音行此禮樂之道則有法制禁令防此禮樂之失則有刑罰憲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終也王道因此而備禮也樂也政與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建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備王道

之制而又為維持防範之具使之四達于當時通行于天下其為治也孰加焉

論語子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之以政謂法制禁令齊所以一之也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無所羞愧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謂制度品節有恥且格格致也謂民恥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

朱熹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

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謂政

又當深探其本謂德禮也刑

臣按德禮政刑四者凡經書所論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禮以為二而言其效有淺深朱熹則合德禮政刑為一而言其事相為終始要之聖賢之言互相發也夫人君為治固在脩德以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遠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須必

有禮以一之然後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導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齊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約之于後彼猶悖理而梗化則刑罰之加烏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無德禮是謂徒法有德禮而無政刑是謂徒善為政之道于斯四者誠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論治之言散見于經籍者多矣總論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縣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之布政按察司官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司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為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于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賛元經體以亮天工于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

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踈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

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雖為當時君而發然其所謂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賢才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職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内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詳悉周備其間所謂稽公論一語尤為切要伏惟聖明留意

以上總論朝廷之政臣聞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内有六寢六宫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于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于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詞書之于几也）居寢有暬御之規（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

也謂察樂聲不幸而至于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盖所以養之之備至于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以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而賞無不慶刑無

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

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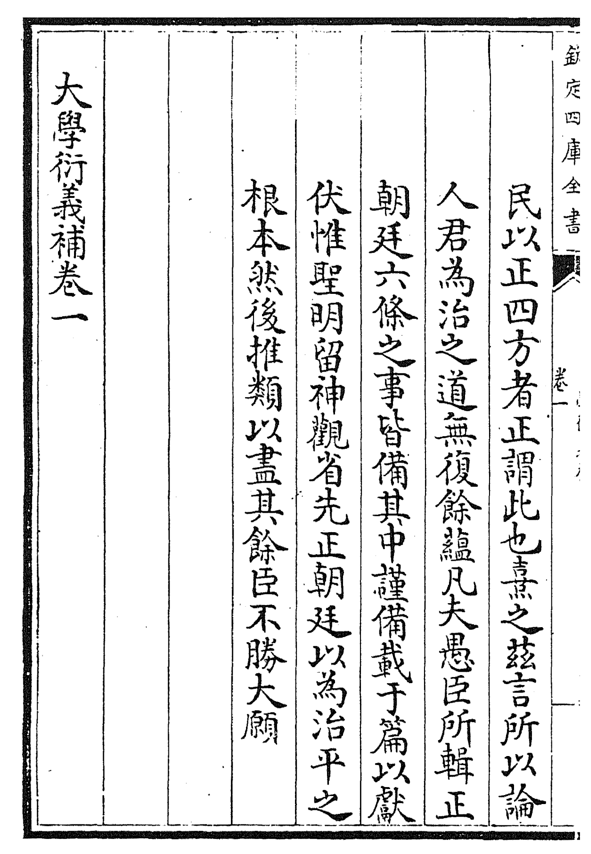
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

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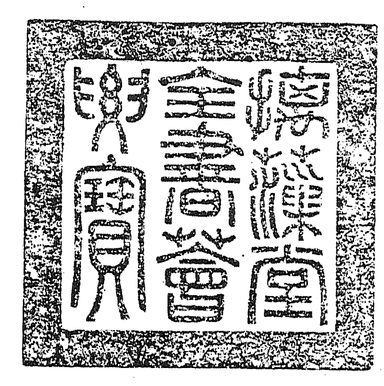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熹之玆言所以論人君為治之道無復餘藴凡夫愚臣所輯正朝廷六條之事皆備其中謹備載于篇以獻伏惟聖明留神觀省先正朝廷以為治平之根本然後推類以盡其餘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一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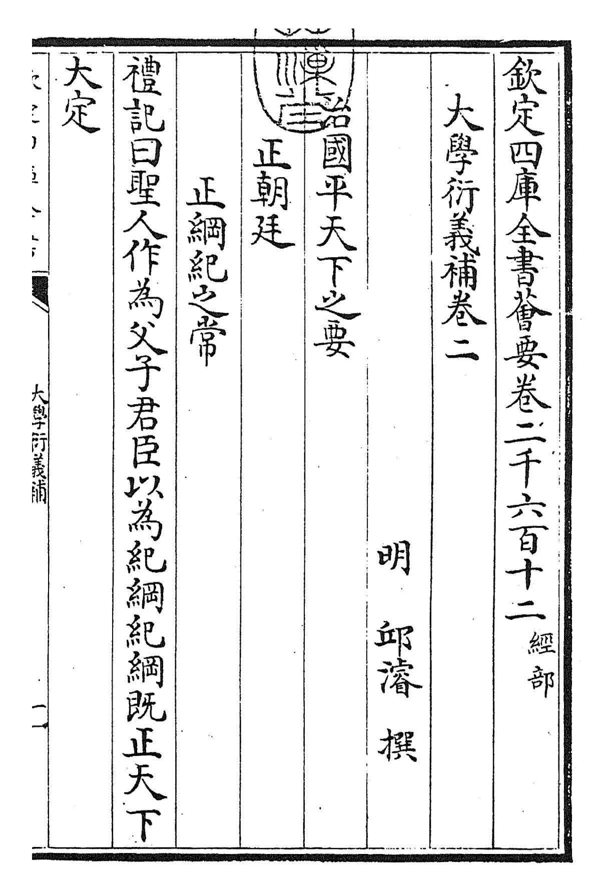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宣禄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

大定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詳見前編

臣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于五子之歌再見于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網罟為喻綱謂網之大繩紀謂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理其小

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頹墮而不可為矣是則紀綱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為重焉是故人君為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家之紀綱倫理是也倫理既正則天下之事如挈綱然一綱既張而萬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子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為紀綱之首者原其本

也

書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國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帝堯也）有此冀方（堯所都）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蔡沈曰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極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啓以詒厥子孫者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道所傳

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為綱小之為
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既亂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其底于滅亾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
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臣竊以為所以立道而維
持其紀綱者脩德又其本也人君誠能脩德以立
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紀綱則可以保祖宗之基業
詒子孫之遠謀矣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朱熹曰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内牽著便動

臣按此詩乃周人詠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于上使之奮發踊躍之于下于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

有如舉網之綱衆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

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爲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

畀弱之氣變而盛大頽靡之埶起而植立賢才于

是乎奮庸政事于是乎脩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

爲治之道在立紀綱立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于

國中則綱紀張于四外此人君爲治所以貴乎勉

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率

由羣匹（類也謂盡用衆賢）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受福無已）四方之綱（總持四方之大綱）之綱（謂大綱）之紀（謂小紀）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內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盡媚愛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職位）民之攸塈（塈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不解于位以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葢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皆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葢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黃櫄曰上四句即所以爲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爲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强且富不足爲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

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永終譽于天下而無厭無斁所持循者率皆匹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己而福集厥躬標準立于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西南北之人莫不于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趣向之不容渙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之無或緩弛無或渙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

節有以延及夫羣匹庶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于上上下之情綢繆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交泰之時乎夫既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憂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葢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賴以為安羣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

在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之在身為威儀發于外為聲譽德乎德乎其立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

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埶于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

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

節行撿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茍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哉又曰人君為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朱子此解紀字與詩集傳微不同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

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于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執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葢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

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論為治之綱紀莫切于唐韓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姦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勝大願

以上正綱紀之常

正朝廷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天在上澤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

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書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諸侯之邦于外）設都（設天子之都于內）樹后王（天子）君公（諸侯）承以大夫師長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為者也觀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然之象書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于明王奉順上天之道是則尊之臨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彼負其強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貴乃欲以上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澤之理者也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别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臣按所謂名者非止于位分之謂凡有所稱呼者皆名也所謂分者非止于等級之謂凡有所分别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間有之則凡一家之内親屬之中皆有所謂名與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嚴于男女之際婦人尊卑大小本無定位隨其夫以為尊卑大小其名分顯著灼然

知其爲尊爲卑爲昭爲穆以之定昏姻別內外而淫亂賊逆之禍不作矣此名所以爲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論語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曰衛君衛國之君名輒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謝良佐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

此為先

臣按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父子之名實紊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為然也蓋有實斯有名名者實之賓也名既不正則凡見于言論之際稱謂之間皆有所疑惑窒礙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脩必有所回護條教之布必有所妨礙彼或執詞以致詰我將無辭以質對此言不順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

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流弊至于民無所措其手足也然則正名之道奈何曰務其實而已矣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如此則稱謂之間端然其正言論之際怡然其順矣名正言順尚何事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卿士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詹父有自直之辭訴于王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

者也虢叔譜其大夫詹父于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

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訐君者先有訐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訐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訐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訐君之口則已陷于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治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于古哉

臣按呂氏謂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君臣上下夫豈較是非爭曲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當如是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王饗醴饗以醴酒命之宥以幣物宥之皆賜玉五瑴雙玉為瑴馬三匹非禮也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晉侯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曰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誤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

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臣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始審幾之要居人上者在所當知

成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地名仲叔守其地叔孫桓子

名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不受請曲縣曲縣軒縣也諸侯之樂繁纓諸侯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車服之器爵號之名不可以假人輕假借于人君之所司也此器與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若以器名假借于人與人政也是以國家之政與人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為君所以礪天下之人而使之

與我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君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于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之與之名與器即與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埶者可以埶得有親暱䕶緣者皆可以倖而

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矣名與器不足貴得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為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則亡其為政之體亡其為政之體則失其為君之道國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于一

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

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失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耳今晉大夫暴蔑其君親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矣

臣按司馬氏編歷代史而託始于周威烈王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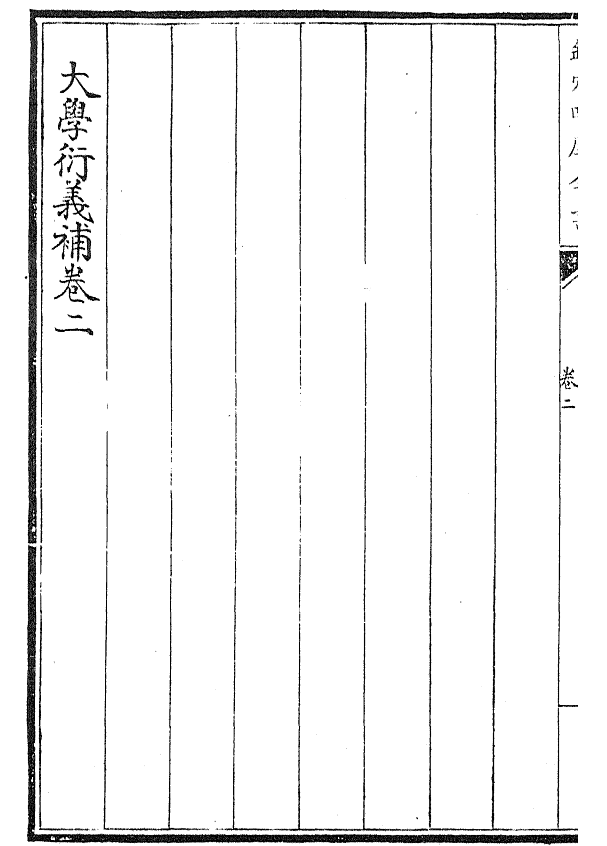
三晉為諸侯故為此名分之論而統其宗于禮其
示後世人主以謹微之意至矣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
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
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
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
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

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埶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于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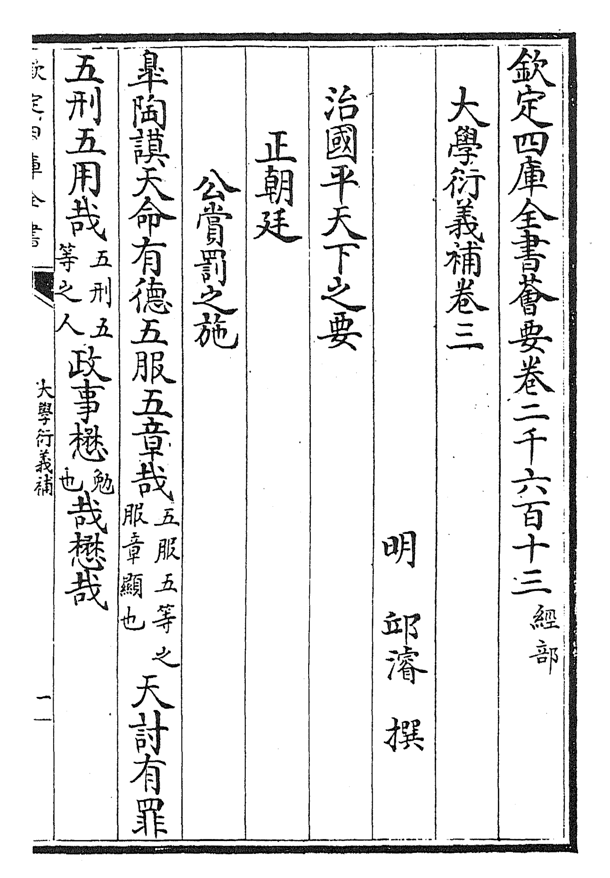
埶也

臣按名分生于上下之際名分一定則下之于上有順而無逆有令而無違上得以率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則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况敢廢立之哉此人君為治所以必謹于禮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漸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



大學衍義補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五等之人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

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賞之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遑（暇也）命于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

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已之刑賞乃上天

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法也治都王子弟公卿食邑鄙食邑其七曰刑以賞以懲惡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節以起事者詔告也王馭凡言馭者驅而納之於善羣臣一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士者之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謂有賢行五曰生生猶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羣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

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啓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

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徧敕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功德之事）聽其政事（聽其所致以告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于王而廢之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羣臣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

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衆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内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

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

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既參於衆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衆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甚

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熹所謂名曰獨

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强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毁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矣幸

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狥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

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来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内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

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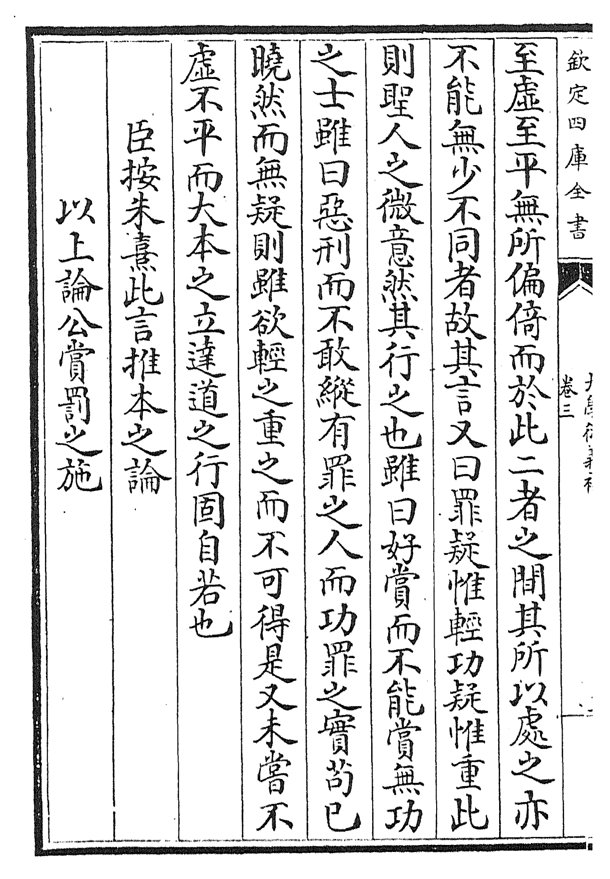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彜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

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

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
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
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
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
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
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
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
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



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論公賞罰之施

正朝廷

謹號令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遇也后人君也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

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

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

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桿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

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
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
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
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
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宗奉
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淮夷之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閒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

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嚮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羣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絶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

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廸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

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訏大也謨謀也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斁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

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倉卒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吁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禀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

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

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

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惷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驁之虜亦無不感動者而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

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
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
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
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
後令䝉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
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
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
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

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須要當以為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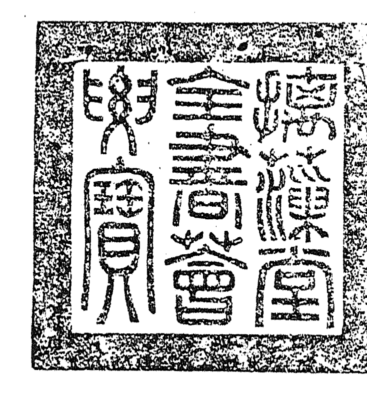
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説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氏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范氏

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以上論謹號令之頒

大學衍義補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宣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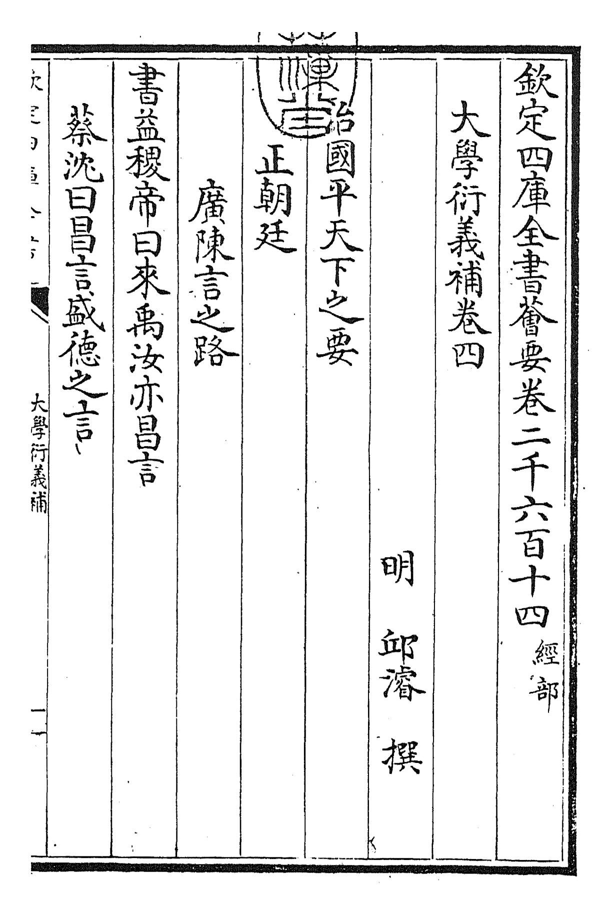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于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

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輙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

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為又有大于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于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禀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察于衆人舍已之善而樂取

善于衆人是葢能以天下之知為知衆人之善為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為百王之盛帝也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金口木舌施政于時警衆之器徇于路官師以職言相規以道言規正人君之得失工執藝事以諫工百工也其或不恭不能規諫是謂不恭邦有常刑技藝之事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謹一

事之不或舉一臣之或非其人䰟䰟焉以求誨于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訥誨隨時規諫而已也又于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于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藝之事以諫諍于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

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忽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我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巳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啟開也乃心沃灌溉也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

若藥弗瞑眩（飲藥而毒謂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傅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己德可謂知所本矣置

之于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于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巳之必資于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為比也至若譬之以昔曰之藥跣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為喻其望于說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誨于相臣其切

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為三代之令王也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疇（誰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

高宗當求受言于已不必責進言于臣君果從諫臣

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

乎

臣按此乃傅說荅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君進言之機也高宗欲資之于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傅說使反求諸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沈曰古人于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高宗賛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

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也罪

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于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于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傅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

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于求諫而傅説者可謂忠于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言法言不信如彼行邁往也則靡所臻也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

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止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飢成不遂進也曾我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日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告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荅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

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恝無憂貌乎

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隱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病也哿可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為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纔出諸口罪已加

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禄位者當言者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于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閒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内其肯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

情態否歟吾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爲病而受禍患者歟其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者歟凡其終日亹亹于吾殿陛之前得于聞聽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于此則必反其所爲使凡内而執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毋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

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賢人也有言詢于芻蕘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況公卿百執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聖人炳于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

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茍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以言之于上使其知所以預備而早防之則禍亂不作矣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況未至于不仁者

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其政史為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樂人）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

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也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禀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

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是以上天于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為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然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愛民之心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察也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視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防也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詩以諷之瞽無目者獻典樂典也史掌書者獻書師小師也箴箴刺闕失瞍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之詩矇有眸子而無見者誦絃歌諷誦箴諫之語百工諫百工各執其技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不能直

(達傳其語以達王也)近臣盡規(近侍之臣盡其規正)親戚補察(父兄宗屬補察其過)瞽(樂師也)史(太史也)教誨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師傅之屬)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為厲王告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

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遏過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白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以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不及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況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況本不善

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訞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揺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譬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訐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訐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于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訐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飢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

世主使淪于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訞也不
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訞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
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誹謗
妖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

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竝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詔者蓋鮮矣

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于施行者尤為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于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

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毎虚心接待兾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凛然有天下國家者可

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慚退非奬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

加怪責況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絶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羣臣進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

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豈非
太宗貽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于觀感而興起效
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

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為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虛受為治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

奏事必假以辭色冀開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亦誅公輩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顔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
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
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今觀太宗每于臣
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之得以盡言而無懼蓋有
合于賈山之說其視後世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
嚴威以臨之者蓋霄壤矣中舉末世君臣為戒欲
其臣下過有得失毋惜盡言其言儆切可為世戒

陸贄言于其君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末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狥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于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于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

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餙非之愆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覇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

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

每讀史書見亂多治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若上之不治上每若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若上之難達上恒若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耻過

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謟諛者順吉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給必勦説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宫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

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贄贄之此疏論人君聽言納諫之道無餘藴矣臣謹詳載于篇伏覩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歴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于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奬善之門弘納諌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

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請即是以為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

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閤上章不候次

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

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

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親其臣

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

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于是得以見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茍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

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
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
縶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
則天下之埶可不為之寒心乎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
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
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
在京則于鼓院投下晝時進入在外則于州軍投下附
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于聽政之暇

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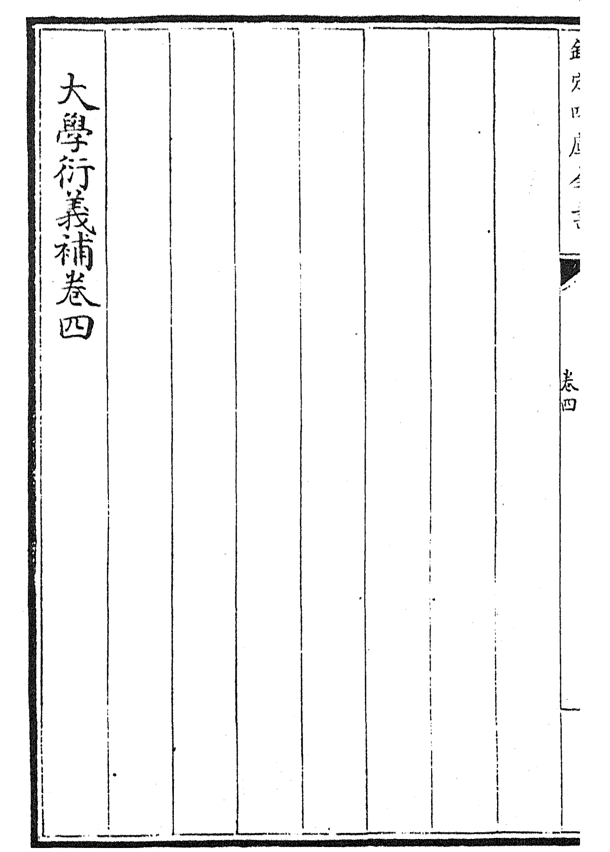
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藴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堯以言為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為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賢以為己助因人之言以為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

和顔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訐

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于上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于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

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于持祿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以上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卷四